

楔 子

公元前 537 年。鲁昭公五年。

踏破鲁国山川墨绿色的残梦，

黎明鞭着它的坐骑走来——

熏光泛处，一双，又一双……弯曲的牛角，

浮成一片无声的雄浑的晨号。

坠露如贝，草腥如麝。这早牧的牛群，掀动着银碗般的蹄，一如涌动的早潮之水。它们宽厚的脊背上披着朝霞的绸缎

骤然，万顷绿野剧烈地一颤，一轮硕大无朋的旭日，有如被牛群奋力拽出了地球的深腹——一尊黄金的冠冕，在万角晨号的鼓吹中，徐徐戴上牧者的头顶……

牧者是个身材高挑的十五岁少年，黧黑的面庞，浓眉下一双聪慧的、若有所思的眼睛。他身披蓑衣，一顶斗笠随意地掀在背后。他将牛群四散赶开，让它们去吃草饮水。自己则在草地上坐下，拿出一卷竹简书，大声朗读起来：

谁谓尔无羊？三百维群。

谁谓尔无牛？九十其犝。

尔羊来思，其角濈濈；

尔牛来思，其耳湿湿。

.....

少年读至此，放下书，沉思起来。

这是一首先人歌咏牛羊繁盛的诗。大意是：谁说你没羊？你有三百只的一大群呢。谁说你没牛？你有九十头的大肥牛呢。看你的羊聚拢在一起，羊角挨羊角，数都数不过来。看你的牛聚拢在一起，牛耳朵忽忽耸动，让人心痒痒.....

写得真好！少年赞叹着，又自嘲道：瞧你，别说一群牛羊，连一根牛羊尾巴也没有。眼前这一大群牛，都是大夫季氏家的，我，不过是个小小的牛倌——谁谓尔无羊？我就无羊！谁谓尔无牛？我就无牛！

一股不平的火苗，开始慢慢烧啮着少年的心。书是读不下去了，他把书往地上一扔，腾地站起来，冲着苍天，扯开嗓子，一声大喊：“啊——！”

随即，颓然地倒在地上。他闭上了眼睛。

好像有一只手，在温柔地抚着他的脸。他睁开眼，发现是一只小牛犊般的.....怪兽，正在舐着他的脸。

怪兽？——像鹿，头上长着独角，浑身金鳞闪闪，尾巴像牛尾。怪兽的眼睛圆圆大大，充满善意。

少年突然想起来了：麒麟！没错，这是麒麟！母亲生前曾给他讲过。母亲说在生他的时候，梦见过麒麟。她说，麒麟是仁爱之兽 是祥瑞之兽 天下太平 人间美好时 麒麟就会出现。

可现在天下并不太平，诸侯相互争杀，人间贫富不均，麒麟为什么要跑到这乱世来呢？

突然 麒麟变得惊慌起来 浑身乱抖 直往少年的怀里钻。
怎么了？

麒麟扭头，示意少年远望。只见远处一股烟尘，一群战车

正卷地而来。

“他们是来捉你的？”

麒麟听得懂人语，点点头，一颗大大的泪珠滚落在少年手背上。

“别怕，我来救你！”

少年迅速地脱下蓑衣，盖在麒麟身上，让麒麟卧下。然后，双指插口，一声唢哨，四散的牛呼啦啦都围拢过来，将麒麟严严实实挡住。少年则牵出一头牛，走到河边，开始给这牛擦洗身子。

战车驶近了，有七八辆车，车上站着身披甲冑、手执戈矛的武士。一位军官向少年喊道：“喂，你过来！”

少年镇静地走过去。

“我问你，可曾见到一只怪兽跑到这里来？”

“怪兽什么样，是像牛一样吗？”

“他娘的，像牛还叫怪兽？——头上长着一只角的。”

“嘻嘻，一只角？没见过。我这里的牛，都是两只角的。一只角，怎么长的呢？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，难道它会插翅飞了不成？”军官瞟一眼远处的牛群：“小崽子，莫非你把它藏在牛群中了？”

“那你去搜好了。——不过，这是大夫季氏家的牛，你们可别乱来。”

听说是权势炙手的季氏的牛，军官加了小心，吩咐身后车上的士兵下去几人看看：“当心，别伤牛。”

几个武士将兵器放在车上，跳下车，朝牛群走去。

少年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，他默默地祷告着：“老天啊，保佑麒麟吧！”

说也奇怪，那几个武士在牛群里搜了好几个来回，见到

的，除了牛，还是牛。一个武士让牛犄角顶了一下腰，疼得唉哟直叫。一个武士被牛尾巴扫了一下眼，眼前一片模糊。还有一位武士 临出牛群，一脚踩在一泡牛粪上直嚷嚷“晦气 晦气”。

听说没搜出怪兽，军官只好下令往前方继续追。“他娘的，还真让它给跑了。我就不信捉不到。追！”

战车跑远了。牛群散开了。只剩下一只小牛犊站在原地没动。可麒麟呢？

少年急得大喊起来：“麒麟，你在哪儿？”

这时就见那小牛犊把身子一抖——掉下来一件蓑衣，麒麟金鳞闪闪地站在那儿。

少年扑过去，把麒麟紧紧抱在怀里。麒麟用它的独角轻轻摩^沙着少年的脸。

少年喃喃说道：“麒麟呀，你来得不是时候，也不是地方。乱世中，有那么多坏人要捉你，害你。你还是回到你平安宁静的山林里去吧。”

麒麟却摇着头。

“你不愿回去？你非要在这乱世上奔走？你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麒麟不语，只是仁爱地看着少年。

“我明白了，你是要在这恶浊的乱世独立奔走，昭告人们，世上还有高贵和仁爱，还有善良和希望。是这样吗？”

麒麟点点头。突然，它挣脱少年的怀抱，迅捷地向远方跑去。

“你去吧！”少年喊道；“一路小心！”

麒麟停下来，远远地回望着少年，又掉首疾去，如一团金光，很快，消失在天边。

留下少年，在天地间沉思。

第一章

照例，子路提着他那柄五尺长的剑，来到村口大树前的空地上晨练。

他先取一定式：双足并拢，将剑竖立着，慢慢提至胸前，如童子拜观音；闭目屏息片刻，突然双眼圆睁，大喝一声，一个右弓步，剑锋直指右前方。

他带着腾腾杀气的目光凝聚在青凛闪烁的剑锋上——那里，一颗大而圆的朝日似被利剑从地平线上挑起，颤颤悠悠，如一颗滴血的肉球……

劈，刺，挑，抹……长剑如亢奋的蛇，朝着四遭的假想敌，疯狂攻击。地上的黄土被来回疾走的双脚不断踢起，浮尘蔽日。

——子路练得兴起，一个“探天取日”，耸身一跃，手起剑落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竟将大树上一碗口粗的树枝劈了下来。

“好剑法！”旁边传来一声喝彩。

子路收住剑，冷眼觑去，不知何时却有一辆马车停在场边，车上一衣冠华美的人，正在那里拍手叫好。

子路乃贫寒之子，素来对富贵者有天然敌意。现又被挽了练剑，心中便有几份恨恨，于是没好气地冲那人一瞪眼：“乱喊什么！”

车上人见子路凶神恶煞的模样，连忙施礼道：“壮士息怒

——我只是想问问路。请问到鲁城可是从这里右拐弯？”

“随你左拐右拐——老子没功夫和你搭话。”

那人摇摇头，又道一声：“打搅。”然后策车离去。

“呸！”子路冲着远去的马车啐口唾沫，又开始练起剑来。

刚练了几招，肚子却“咕咕”叫起来。早起没吃饭——确切地说，是在灶头上没找到吃的，只好喝了瓢凉水，现在感到体乏气虚，只好先坐树下歇歇。

子路父母都是穷苦人，种着几亩薄地，收成不多，还要给国君和大夫纳两份税，家中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父母指望儿子好好务农，做儿子的却不甘心苦死在田里。当今列国之间，战事不断；国君的大臣也心怀野心，拼命扩充自己的领地和势力。乱世之中，处处刀光剑影，子路认准了，现在是“拳头说话”，自己如果“拳头”不硬，就会受人欺侮。要想过好日子，光宗耀祖，与其种地，莫如练武。大丈夫靠盖世武功，建功立业，岂不强似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做牛马一生？

子路正坐树下东想西想，却见一个破衣烂衫的年轻人，走到自己面前行礼：“请问这位大哥，到鲁城可是自此拐弯？”

怪了，又是一个打问到鲁城的。子路这时没心思答话，眼睛一下子盯上了这年轻人放在脚边的小黑布包袱：“喂，我说你这包里，可有吃的？”

“哦，还有一点儿饭团子。不过，不怕你见笑，这是我从人家乞讨来的，有点儿馊了——我准备路上吃的。”

“什么馊不馊，老子正饿着呢——只管拿来。”

那年轻人说：“君子急人所难，既然你饿了，就让与你吧！”

“别啰里啰嗦的，快！吃了，我告诉你路。”

年轻人蹲下身，解开包袱，拿出一块树叶包着的饭团子，

递给子路。子路三口两口就吞下肚了，饥意未尽，于是又问：“还有没有？”

年轻人摊开双手：“没了。”

“我不信！”子路说着，自己动手翻那包袱——包袱里是几卷竹简书，还有一束捆着的黑乎乎的东西。子路抽抽鼻子，使劲一嗅——是干肉！

他奶奶的，藏着这好东西不让老子吃！子路一把将干肉抓出来，又扯过剑，准备切了美餐一顿！

却谁知那年轻人“扑通”一下跪在了子路面前：“大哥，求你了，你要吃肉，就割我身上的肉吧，只是万不要吃这束干肉！”

“我偏吃，怎么的？”

“求你了！”那年轻人眼泪都急出来了，说着，捣蒜一样给子路磕起头来。

子路不禁诧异起来：一束干肉，怎么就如他的性命一般？“好，好，我先不吃，你倒是给我说说，这黑乎乎臭烘烘的烂肉，怎么就那么金贵？”

年轻人抬起头，泪珠儿还挂在脸上：“这位大哥不知，我此去鲁城阙里，是要投拜一位名师。这束干肉就是我求学的学费。我家贫，四处求人，才求来这束干肉。大哥你若给吃了，我可怎么去拜师求学呀。”

“撒谎！”子路大喝一声，“想那学堂，都是为贵族人家子弟开的，没有百十金，你休想进得去。想我子路，何尝不愿念书，只是学费高昂，俺爹娘就是砸锅卖犁，也交它不起。——你倒说，一束破干肉就可入学，难道那老师竟是圣人不成？分明是舍不得将肉与我吃，才编出这瞎话骗我。我子路打娘胎出来，就恨撒谎之人，看我今天要了你的小命！”说着，便把长

剑对住年轻人的喉咙。

那年轻人却不畏惧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这就是你不知了。我要去拜的这位老师，就是这样一位圣人。他说，他办学是‘有教无类’，不问贵贱贫富，只要有‘束脩’之礼，他就招收。这‘束脩’就是一束干肉呀。”

“天底下竟有这等事？”子路放下长剑——他原本想吓唬吓唬对方，对方却不为所动，令他有些扫兴，只得悻悻说道：“你说这老师姓甚名谁？”

“老师姓孔，名丘，人尊称孔子，博学多闻……”

“那他会武功不会？”

“这……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，听说老师的父亲叔梁纥曾是一位有名的武士，曾两次参战立功，一时以勇力闻于诸侯……”

子路平日就爱听武功战斗之事，这下来了兴趣，便说道：“看不出你一个小要饭的，知道的还不少——快说与我听听！”

“那你把干肉先还我。”

“真啰嗦，说完就还你。”

“那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”年轻人认真地说。

“我子路从来说话算数——你快开讲吧，我的啰嗦鬼。”

那年轻人便将他听来的孔子之父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起来

鲁襄公十年，鲁国会同晋、宋、卫等诸国进攻偃阳，鲁国大将孟孙蔑率师参战，叔梁纥是其麾下一名兵士。那偃阳城虽小，却十分难攻。正在鲁军将士焦躁之时，突然城门洞开。那大将孟孙蔑深怕中计，犹豫不前，架不住手下纷纷请战，于是下令冲进城去。鲁军呼啸着蜂拥而入。当一部分鲁军冲进去后，那掌管城门的敌军突然放下城门——这门乃是悬门，用数

尺厚千斤重的硬木裹兽皮制就，自上放下，宛如泰山压顶、巨闸断流一般，眼见下面的鲁军就要被一截为二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见一大力士伸出双臂，将那千斤悬门稳稳托住，就如擎天柱一般，并大呼：“快撤！”冲进城的鲁军这才知道差点儿中了敌人之计，于是拼命奔出城去，终得脱险。——这位大力士不是别人，正是孔子之父叔梁纥。

偃阳之战七年后，齐国侵略鲁国，数万虎狼之师，将鲁国大夫臧纥率兵守卫的防邑，如铁桶般围了个密不透风。叔梁纥也被困其中。鲁君派了军队来增援被围的臧纥，谁知援军慑于齐军威势，离防邑尚远，便不敢再前行半步。这时，又是叔梁纥挺身而出，乘夜间，带着甲兵三百人，护送着臧纥突围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到达鲁国援军驻地。此时，鲁军便想放弃防邑退兵。叔梁纥厉声道：“防邑乃我国土，城中尚有弟兄百姓，岂可甩手而去？适才突围，已杀得齐军惊恐不安，何不乘势来个回马枪，齐军一定不防，我军必胜！”叔梁纥一番话，说醒了鲁军统帅，于是叔梁纥与那三百甲兵打头，鲁国大军紧随其后，呐喊如雷，杀向齐军。齐军猝不及防，阵脚大乱，只得仓皇撤退……

子路听得津津有味，连声叫“痛快！痛快！”听罢，感叹道：“这才是大丈夫！”又问那年轻人：“叔梁纥这下子肯定做大将军了吧？”

年轻人叹口气：“哪里，他虽立了功，但仍是武士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据说他的军功根本没有上报，那统帅怕落个‘临阵畏缩’的罪名，就把叔梁纥的事儿在国君前瞒过，只字未提。——直到五十多岁，才受封为陬邑大夫。”

“他奶奶的，还有这样不识羞的昏官，这要撞我手里，看

我不宰了他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，就如诗所言：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；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”

子路听不大懂那年轻人念的诗，这时脑筋一转，心生一念，便对那年轻人说道：“老子英雄儿好汉。想那孔什么……子，必也英雄了得。干脆，我也和你同去，如有缘，待俺也拜他为师。”

“那……束脩？”

“你是说这干肉吧？哈哈，我不吃了，就算我给老师的见面礼了。”

“那我呢？”

“你也算你一半吧！”

这倒好，自己的东西，倒让他做起人情来了。那年轻人苦笑一下，也只好如此。

子路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年轻人回答：“我姓颜名回。”

“好，颜小弟，我叫子路。你在此暂等我片刻，我去辞别爹娘即来。”

子路大步流星地走了，留下颜回，坐在树下读书等他。

子路回到家中，见了爹娘，“扑通”跪地，道：“父母大人，儿不孝，不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——我今日要去投师学艺，待学成之后，建功立业，再来孝敬二位大人。”说罢，“咚咚咚”磕了三个响头。

母亲抹起眼泪。父亲道：“孩子有志求学，是好事。你哭什么？——强似一家人在这破屋中挨饿。”话虽如此说，眼圈也湿了。

母亲起身，为儿子打点行装，也无什么好东西，不过几件

破衣。

父亲不知何时出了门，又趑回来了。他将从邻居家借的几个钱塞给子路。子路不要。父亲道：“俗话说，穷家富路。怎好路上什么盘缠也没有？”

子路道：“村口还有同行人在等我，我这就走了。”又趴地磕头，站起身，挎上包，提上剑，头也不回地出了门。——他不敢回头，那眼泪正在眼眶里打转转呢……

话说子路和颜回一路向鲁城行来，这日眼见的快到了，却见前面一片苗圃空地上围着许多人，不时传出叫好声。子路好奇，大步上前，隔着人墙朝里看去，原来有一伙人正在其中练习射箭。

但见百步之外，立着草靶，一人拉弓瞄准，放箭——那箭却似只断翅的鸟儿，有气无力，未到箭靶，先跌落尘埃。

人群中发出嘘声。

那人回头——只一眼，子路便识得：这不是那个那天向他问路的车上人吗？别看他锦衣绸服的神气，眼下却出乖露丑了。

那人下不了台，却把个弓往地上一扔，嘴里嘟囔：“这弓不好，材质太差……”

他身旁一身高九尺、黑髯拂胸、四十岁上下的中年汉子，弯腰捡起弓，并不说什么，只是回过头，说道：“下一位，再求，请！”

再求，一个长相斯文的青年走上来，先施礼，然后，低首弯腰，伸出双手，接过弓。只见他拈过一支箭，搭上弦，一拉弓——但见弓如满月，箭似流星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听“铮！”的一声，箭稳稳中了靶心。围观的村夫村妇，皆叫起好

来。子路也忍不住喊声“好”！

中年人回转身，对那射箭不中者含笑道：“看来你错怪此弓了——君子做事，若不顺，当先从自身找原因，怨天尤人，无助于事。这个道理，你要仔细想想。”

那人带着几分羞惭，道：“是。”

“下一位……”

不等中年人叫出下一位的名字，一只粗壮的黑手早已急不可耐地一把将弓从中年人手上抢过。子路大声嚷嚷着：“看我的！”抓过一支箭，使一蛮力，猛拉弓，就听“嘣”的一声，那弓弦却——断了。

子路愣住了。先前那射箭丢丑的人上前，手一指子路：“我见过你！你这莽撞无礼的家伙，谁让你射的？赔我们弓！”

“分明是你这弓不硬，怎怨得我？”子路不服道。

这时，一直看着的颜回急步上前，赔礼道：“是我这大哥不好，请见谅。”

此时中年人上前，并不生气，拍拍子路的肩：“没关系。弓就是让人练的。弦断尚可再续嘛。只是开弓拉弦，要掌握力度。过犹不及呀。”

“过犹不及？”子路没听明白。一旁的颜回本是好学之人，听这话大有深意，便急忙向中年人一施礼：“先生，可否给我们讲讲这‘过犹不及’四字？”

“哦，你想听？”中年人看了颜回一眼。

“学生愿聆教诲。”

“老师说吧，我们都愿听听。”一旁的冉求等人也齐声道。

“那好，我就讲讲。过犹不及，是说做事情过度了，其结果和没有做到是一样的。今日练射箭，我就说个射箭的故事。”

话说帝尧在位时，天上十个太阳并出，一连持续了好多年。十个太阳，如十只巨大的火炉，将烈焰倾于地，直灼得草枯禾干、沙石熔化……”

子路听得来了劲，早把自己扯断弓弦的事儿忘了，插嘴道：“这还不把人烤焦了？”

“是呀，所以帝尧忧心忡忡，除了向天祷告，别无办法。”

“那可如何是好？”众人齐叹气。

“这时来了一位猎手，名叫羿，是一位神箭手，手持一支红色大弓，腰佩十支白色长箭，向帝尧请命，要射日除害。”

“他行吗？”子路忍不住问道。旁边人瞪他一眼：“莫乱插嘴，听老师讲。”

中年人不慌不忙，讲道：“帝尧准许了他，并陪他来到最高的一座山上——这里距太阳最近。就见羿顶着十日之火，举起红色大弓，搭上白色长箭，飏的一箭射上去。只见天空中一团火球轰然爆裂，流火如雨。少顷再看，十日只剩了九日，那天地顿时凉爽了些许。”

“好！射得好！”众人齐声喝彩。

“接着射呀，莫停！”子路大声嚷嚷着。

“羿是接着又射，没停。”中年人讲故事的神色由严峻变得轻松：“就见他拉弓搭箭，向着天空飏飏猛射，箭不虚发，转眼间，就将天空中的太阳全数射落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忽有一人大笑起来。众人看时，却是子路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中年人问道。

“你讲错了，全数射落——怎么我现在的头顶上还有一个太阳？”子路嘲弄地用手向天上一指。

那中年人摇头笑道：“是我讲溜嘴了——不是全数，是……”他认真地屈指算道：“先射落一个，又一个……”

“是九个吧！”子路暗笑这先生迂腐。

“对，是九个——帝尧想到还须留一个太阳普照万物，便暗中从羿的箭袋里抽出了一支箭。羿以为箭都射完了，就没再射，故留下今日这一轮太阳。”

那边，颜回自语道：“明白了，过犹不及。”

中年人对颜回道：“且说说看你明白了什么？”

颜回道：“十日当空，祸害人间。射不足九个，是‘不及’——天有数日，祸仍未除；全数射落，是‘过’——黑暗世界，又酿新祸。所以，射落九个，正好。”

长者闻言，连连点头，夸道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好。”又补充道：“射箭是这道理，为人做事，也都是如此。”

子路这才听明白，先生是绕着弯儿讲道理呢。讲的还真有那么几分意思。

中年人对颜回及子路产生了兴趣，问道：“看你们不似当地人，请问尊姓大名——”

“我叫子路。”子路挺胸答道。

“学生姓颜名回，颜面的颜，回转的回。”颜回施礼道。

“再请问二位从何而来，欲去何处？”

子路说：“我们从远方来，想投师学艺。”

“哦？想投哪家门下？”

“听说贵地名师孔子正在招收学生，我们正欲去投奔。”颜回在一旁回答。

那中年人更来了兴趣，捻髯再问：“投他学什么？”

子路气昂昂地说道：“听说他是武士叔梁纥之后，武功高强，我要向他学盖世武功！”

中年人哈哈笑了，又问颜回：“你呢？”

颜回答道：“方今世道混乱，百姓辗转沟壑，饥寒交迫

——我欲向孔子老师请教使天下和平，人民安康的济世之道。”

颜回一番话，竟使得那中年人一时沉吟不语，若有所思。

这边，冉求早憋不住了，对子路和颜回说道：“这就是孔子老师，你们还要到何处去找？”

二人听了，喜出望外，扑通跪下，纳头便拜：“孔子老师，请受学生一拜！”

颜回从包袱里拿出那束干肉：“老师，学生贫寒，无以奉师，请收这束脩之礼。”

“好！好！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快请起，快请起！切莫把我看做老师，我们都是同学——今后一起来切磋学问，不亦乐乎！”

二人起来。子路冒冒失失地对孔子说道：“老师，方才没见你射箭，光听你说了。现在该你来露一手了，让我们见识见识！”

孔子举起那断弦之弓：“你让我用它射给你看？”

倒把这茬儿给忘了。子路摸着头，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。

孔子看着眼前新收的这两个弟子——子路、颜回，喜从心生，不禁掀髯大笑：“哈哈！”又吩咐道：“子贡，拿酒来，为新同学洗尘！”

子贡，就是那位射箭失利者，此时也早去了怒气，高兴地拿起放在一边的皮囊，倒好酒，一一递给老师、子路、颜回、冉求……

孔子举杯：“来，让我们为新同学洗尘，也结束我们今天的射箭课——君子无所争，要说有争，那也就是射！揖让而上场比试，赛完而饮酒同乐——这就是射箭的礼仪，君子的公平竞争！干！”

“干！”子贡、冉求、颜回……随孔子一饮而尽。惟有子

路，端着杯，在那儿愣神。他在想，射箭就是射箭，老师怎么还有那么多说道？也没见到孔子射箭……可别千辛万苦拜师，却拜了个光说不练的嘴把式……

“你怎么不喝？”颜回碰碰子路肩膀。

“喝。”子路一仰脖，将酒吞进喉咙，也吞下去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第二章

话说孔子自办学以来，四方有为青年纷纷投至门下，除鲁国外，齐、楚、晋、秦、卫、陈、吴诸国，皆有慕名而来受教者。

看着弟子弥众，孔子既喜又忧：喜的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，乃人生大快意事；忧的是弟子们秉性各异、求学目的不一，如何能因材施教，不误人子弟，是颇费思量的事。

就说这新近招收的颜回、子路二弟子：颜回虽出身贫寒，却谦恭好学，射箭场上一番求学表白，志向高远，甚合孔子办学之旨，颇得孔子青睐；而那子路，的确率直可爱，只是一门心思在学武，尚不知礼义二字，才为立身之本，须要费心诱导，才能使其明晓大义，成为有用之才，而非一鲁莽武夫，甚或糊里糊涂，成为权势者的鹰犬工具。

子路那长剑佩身、以武骄人的样子在他眼前飘来飘去……

想到此，孔子不由将目光停留在右侧墙上，一柄长剑，正自静悬在那里。他起身，摘下长剑，坐下，将剑横放膝上——这是父亲叔梁纥的遗物。

孔子把剑从鞘中轻轻抽出，一道寒光，森森逼眼。

剑哪剑，父亲佩带着你，走过几多杀场？剑锋闪处，又有几多鲜血迸溅、身首分离？当父亲鬓白之日，解甲归来，回望走过的路，又有多少迷茫，多少困惑。一把剑，为君王开疆拓域，却未能解除国内百姓的饥寒。一把剑，在诸侯国中威名远